



九華集卷五

奏議

上皇帝書

乾道五年四月十八日左宣議郎秘書省校書郎兼國
史院編修官臣員某謹齋戒書昧萬死百拜獻於皇
帝陛下臣聞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蓋人心不感則
離離則天下之和不平者將應之矣人心之感不感
聖人初不問乎內外也以信示人無人不信以惠懷人
無人不懷使天下畢信畢懷是之謂德感也恭惟祖宗

宋

員興宗

撰



建置社稷餘二百年永永傳不替之象獨非有以德感人者乎此不可不稽也臣愚不佞待罪三館嚮者丙戌之秋嘗入建請北方歸正之士捨羶裘襲冠帶本非前日一都督府力能誘而來之者誠以吾宋有大義中國有至仁北方將士樂歸陛下之德故也陛下感之亦極矣願幸加意以禮始終之是時國家未萌還俘擄之議而臣之預言如此陛下過聽不以下臣迂愚其後繼用王友直於江上將王宏於步軍其餘才武以次錄用此聖主至斷至明者也中外率以為是今者敵因盜賊之萌乃起俘擄之請茲事體大應酬若失便闕安危臣日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夜念此至熟也陛下若曲徇外庭之言不計利鈍不愛歸附姑曰還其十百以緩目前之患臣恐患自此滋矣且王言如日外庭乃欲蝕之使朝廷前日為義今日為不義前日示仁今日為不仁虛敗德意莫甚於此又況俘擄一搖懼者必衆十可以聚百百可以合千風塵飛揚肘腋為變甚可畏也其性純良者自此生心其慕教化者自此絕望懷反側者自此有詞心剽賊者自此鄉盜陛下異時有事北方沿淮以北陛下縱欲募用其人不知誰肯為陛下用乎此臣所以痛心疾首也今欲外圖帖息之計內寬流附之心陛下曷不試臣令畫三策

於前顧臣之策必不為此敵餌為中國羞也用其一則
可以破不直之請用其二則可以塞無已之求用其三
則可以成久禦之利惟上所命也謂宜今日因往來之
使或對境之便遺之以書曰近聞侍旺懷異而楚州不
知州之罪也本朝居數千里外其及知之乎比因大國
有言然後覺之其楚州官吏並已竄謫沿邊軍民並已
戒約則本朝申嚴大國之意可謂曲折矣且侍旺自分
必死故支離其詞奈何大國聽之萬一本朝獲一姦盜
妄分析黨與入北界者本朝亦聽之乎如是則不直之
請可破矣此臣策之一也又遺之言曰甲申之歲大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議和唐鄧海泗荆淮重地也輒舉以遺大國口血未乾
繼有兩淮之役俘取吾民凡數十萬本朝兼愛南北之
赤子惠顧前盟不敢求也今俘擄百十奔迸四出死生
莫知大國累歲求之獨何意歟觀此似欲搖動和議曲
不在本朝天地鬼神其實臨之如是則無已之求可漸
塞矣此臣策之二也傳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獨
用兵處事亦然也臣竊笑前者王琪等經理淮上引見
而對朝辭而出道路莫不指目布置張皇竟以泄露諸
將所以備敵者近乎虛聲而敵所以疑我者積乎實禍
臣未聞事機不密而可用驚鳥不伏而能擊者也是乃

敵所以數啓紛紜之談歟今皆見之矣臣謂今日之事當卑其禮而長其怠賒其日以寬其詞悠悠以靜處之縱不見信必無大侵然後潛正師律默課農桑陰蓄器械使事興而衆不知敵如何我則久禦之利漸成矣此臣策之三也彼敵自辛巳及今迭戰迭敗豈真健者哉謂秦無人故直欲以威劫之耳如不出臣三策則正墮敵計悔無及也或謂臣之三策當矣陛下必審處之矣陛下智勇能遠圖天威能亟決然尚有可慮者太上之意主於和柔故陛下一切委順今日欲出詞拒敵恐不遑也萬一生事如太上何如大孝何臣愚以為此正陛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下所以事太上而稱大孝者也夫孝以安社稷為悅一旦歸附動搖流人怨憤憂獨不在社稷之間乎昔唐肅宗起師靈武猶不欲以憂遺君父當時以孝與之况陛下至孝萬萬肅宗者乎雖然敵勢實不可保陛下奈何不早為之策哉漢七國削亦反不削亦反晉蘇峻召亦反不召亦反今臣度敵之勢和亦變不和亦變特其變有早晚爾而說者為徑與俘擄則繼今可以免禍是猶抱虎而寢指虎之終不噬已也嗚呼亦愚矣曷若整械飾甯求所以禦虎者今迺欲專用抱虎之術哉內外歸附亦必用此潛窺陛下以為榮辱死生之決也措置一

失禍猶發機從此殆矣而可無思乎陛下若未賜清問之燕得熟數於玉陛願首試臣三策以次畢用之若衆不附敵不怯榮名不成則是臣飾說欺君者也臣請死

嚴爵賞劄子

臣聞爵賞者國家之大紀也自昭其紀則無人不服自紊其紀則無人不輕苟一目稍睽則萬目漸弛或致胥商未流委巷餘子脅肩而冒祿攘臂而市爵雜糅士類士蒙其醜此何義也且軍之有功功之有賞乃國家所恃以責實也三軍所恃以勸後也有司疎怠實已乖戾求以勸後將如之何傳曰非功獲爵則爵輕非罪肆刑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則刑褻謂此類也臣竊見比來軍功死事之家以功許補授子孫外並許其親異姓甥婿之類申明承受是乃國家欲感士心答天意收三軍後日之效可謂恩矣然朝廷雖有元劄冒授指揮一一明具令所在軍將保明於大將大將保明於本州本州類申於省部如是則隄防檢押者甚至且密也然而戶為胥篋本以防盜也大盜至盜至則并胥篋而取之人為法制本以防姦也大姦至則并法制以亂之今恩澤一下有力有資賂取交關同姓者遷作同房非親者指為近親委巷塗販一日華軒士卒驚顧此豈三尺賞功本旨哉臣謂自今兵將死事

之家既無嫡親子孫及其近屬但當設法與給度牒及不理選限名目之數使其曲折貨售惠滋一家終世飽暖亦無負矣何至紛紛欺隱損國家之名器輕授之人乎又近來死事之家多以無力陳乞而有力陳乞者決非死事之家彼有力則百方計會事雖虛誕必不沮難無力則事據雖實例蒙退却致使軍中勲力之後雖有正嫡子孫不免低直輕售蓋壞陛下德意者有司也昔康定詔書諸軍將校尉歿戰陣者並仰逐處子細一一勘會如不實者亦有明科伏望申嚴是禁諸將諸州今後保明被受恩澤之人或不能子細推考或勘會失實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朝廷覺察並乞重賜行遣庶幾爵賞之重有益國體

廣招募劄子

臣聞王公設法以守其國險之所設人之所畏也故蜀有重關之險扞蜀者莫若守關吳有長淮之限扞吳者莫若固淮若夫荆襄之地千里坦坦此四戰之地也外無長淮以關之近無重關以固之無關無河是無以為險者矣彼有險者聖人常以為慮無險者信不可以一日無備哉昔者宋齊六代之間夷盜南顧屢作屢止不能窺尺寸土壤蓋是時此地為重鎮此鎮屯重兵故也然則荆襄枵然無以為險者是不當以兵為險耶況又

春夏之間漢水可涉道路之多錯出可數自光化出次湖可以窺夷陵自臨汝出新野可以窺襄陽自唐州出棗陽可以窺西郢自陳州出宛丘可以窺光化苟無堅甲利兵厚集於此則深恐漢蜀之勢脈絡未通首尾難應異乎常山之勢矣是則可憂者也臣愚伏望陛下曲軫宸慮起福未形擇諸將中文能附衆武能威敵者經制此方且使以屯田為名徙內郡之兵增而戍之徙之不足又增募之蓋今荆襄之兵甚少而守蜀之兵一有外慮千里抽發未易致也或謂臣言朝廷於荆襄未嘗不擇將諸將未嘗不募兵臣以為諸將招募無術以負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陛下委使者也臣自湖北所聞悉矣凡捕人補軍如捕逃亡給予虧約請將之令既不自信矣人誰信之前日劉錡在荆招募茶商凡數千人以充正額苟得其術曲折如錡則盜賊亦可招亦可用也況吾民哉韓錡曰招軍次第在人員不得侵取例物無他阻滯人自不隔如此則捐數十萬緡得萬兵矣琦之言捨小成大之術也惟陛下諸將增戍之外又益私例使廣招壯實庶幾一方即金城之固矣

恤義士劄子

臣聞威惠偏廢不可以御軍軍法一偏不可以用衆使

惠而無威則人不畏威而不惠則人不懷然後知撫士
育人者凡以張吾氣而保吾威也使列將大校平時察
察奴役其士獸驅其人則衆人披離居常已無足恃一
有風塵之警則又有足恃乎臣謹據興洋一帶義士西
蜀東道之扞蔽也其地險以厚其民力以武幼脫諸父
母之懷其心皆可以義動可以勢役者是以紹興之初
王庶在西邊極力措置凡城郭鄉社民各有戶戶各有
等庶使分等以出丁分丁以代卒無事則更閱有事則
出戍或與捐本戶之徭又與免本身之役恩意甚接科
條甚具庶區區行此者非獨為保蜀計乃為保國計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是以南山控要害之衝義士熟識利害自生其地自戰
其地人懷保妻子守墳墓之念宜其專也臣觀饒峰之
役梁洋之役近時散關之役義士與有勞焉朝廷悠悠
而竟不知者諸將掩之也有能以王庶之心為心則人
有告矣然而邇者是曹寃抑類有四焉此邊將罪也蓋
義士比諸縣弓手手力實無顧緡然官能驅之而使無
辭者以元降措畫等第與免官業錢故也今則竄易文
書實者未必得免免者未必皆實一寃也凡有戰事正
軍堅甲願避弗前義士楮衣驅以先進近時諸司有議
增置甲楯量欲給之議一出口而劔南士民飛詞詢詢

夫仰父俯子者劔南之士所知也一家接踵肝腦塗地如義士者劔南不知也二寃也王庶之役義士也大閱則有食錢出軍則有贈給衣糧錢其有異功籍定名姓以次官使今義士捨農而出枵腹而反勞則有矣飽則無之功則有矣賞則無之三寃也紹興之初義士戰已輒罷則各有一家之樂邇來官司無故占破俾之芻牧俾之負擔俾借官吏往來之役且義士者謂之民乎謂之兵乎謂之民則不當私擾謂之兵則不當私役今一切反此四寃也夫以邊民有是四寃焉將帥者忍不加慮臣愚望陛下下四川宣撫司體量優卹如興洋等處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曾實充義士之人被官司抑勒不與依數捐免家業錢者並許本名申詳即與捐免諸陣亡之家亦乞照應此例施行其本戶尚有餘丁乞更不差義士名目後有闕數於多丁處別乞抽補或當戍守雖令自備衣糧外亦乞今後更與減量本戶雜科名色務從寬厚其諸將州縣平日無故占破私役並乞依私役禁軍法務在必行仍乞取王庶初行約束一一相度檢舉庶于邊民不敢怨望其義士有兵官統領一員將領數員亦乞下宣撫司選差為衆樂推如近時間寶之徒自足為用又照得階成岷鳳秦界上自紹興辛巳曾被宣司司給散旗榜

之人累有勞效被諸將掩遏未能申列者也後有願充
義士名目亦乞比附興洋義士依次與免科徭庶幾西
邊後有緩急增助官軍之勢不致危急得承平義勇之
遺風伏望特出睿慮詳酌臣言使邊人生路一開挾纊
之恩肆徧非獨結西陲之心亦聖主仁不異遠之意也

恤歸附劄子

臣聞天下歸往謂之王四夷觀赴謂之中國樂於觀赴
而極其歸往聖人之能事於此在矣臣竊觀鄉者江淮
歸正士卒捨氈裘襲禮義此豈一都督府有以諭而來
之耶誠以吾宋有大義中國有至仁北方將士樂歸陛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下之德化也臣前自上流過松江諸郡歸正之士往往
而見其間遊談坐作意態慘戚多不自聊者臣退窮所
聞則所在統軍宿將不能推原陛下德意接之以恩
惠是以囂囂相從於此臣竊思之華夷萬里異生不異
情人之生去親戚而捨墳墓甘酸苦而受困折者皆非
情之所安者也設若諸將能為朝廷相親相比布露恩
私如待寵子如支漏甕則歸附之士未暖席而得更生
矣近聞諸將輒有奴隸服役之者臣恐歸附生心役不
以義則其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情則其效上之心薄待
不以恩則其投命之意哀風塵忽警是縱虎狼於檻而

保其不噬嚙者也如是其可乎臣以為諸將無見於此矣昔唐初有事於突厥中葉有事於中原回鶻特勒之徒何力國昌之將其人皆番種也其兵皆番兵也唐有恩以寵之魏官劇職共濟其用而共復京師唐於歸附一日不輕如此未聞諸將服役之且陵藉之也臣愚伏望陛下垂厚恩布明旨凡歸正士卒分戍所在深詔沿江督將與逐路帥臣務加存恤賜給之間務加優厚使其客主之勢一委曲相濟則情自通通然後旌其首戰功狀最白忠効最篤者陛下時賜勞問亦寵矣後有緩急出入死地彼又何辭安知無國昌何力之徒為我用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為我守哉揚雄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足使此事是也惟陛下幸察

察敵情輪對劄子

臣聞聖人有外懼故有微權有密機權以忍而後濟機以忍而後發忍不忍之間安危繫焉使其屈伸在我平日屈之一日伸之大事不足定矣外懼何為也哉昔勾踐為國叢爾國也奉夫差以玉帛又奉之以子女常人所不忍者勾踐一切忍之此豈其真情也哉彼其奔走事人之日皆陰謀生聚教訓之日也故吳不有越而越卒有吳者勾踐得此微權也曹公之於袁紹也地不如

紹兵不如紹紹未除大將軍操不拜也則避紹而與之曹公豈避人者哉彼其曲意奉紹者所以怠紹之心而緩河北之兵也故袁不并曹而曹卒并之者曹公有此密機也彼兩人興而機權用機權用而曹之王易王越之霸易霸臣固知其忍而後動也恭惟陛下稟希世之明天錫之勇常有掃清中都囊橐宇宙之意矣然而即位四年遵養時晦敵有小大勢有堅脆陛下權敵以御時俯已為和柔之盟陛下意豈在是哉機權之在是也陛下忍之亦至矣越王曹公之事規摹雖小充而用之必在陛下度內也然臣近者聞諸道路敵有無故之形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和有不堅之意衆說紛紛不可執取議者猶以祖宗待契丹之禮以待之是不知役已者也自紹興至今敵凡幾和和亦幾變信書在道暴骨在野前日已不可保後日庸可保乎豈可見其形不察其實信其偽不察其姦百事揚揚猶類平日上下復欲長此安窮也為今日之計志慮當堅籌謀當預措置江淮諸處屯兵幾所孰要孰害兵甲增減為數幾何孰訓孰惰諸將可倚者凡幾何人軍食可理者凡幾何事誰善應敵誰長守扞至纖至悉不暫懈弛臣猶恐其未也若將相循循尚猶偷玩今日得報則四面倉皇明日無報則整容間暇謀國如

此譬猶抱虎而寢虎未及起因謂之安未有不為傷矣夫四夷軌道兵甲不興誰不願之不幸或有外禦雖宣王不免也臣竊恐近臣大吏專以簿書期會為事捨此弗圖一旦有警因循將何及也詩云維彼雨雪先集維霰而知雨雪者見其兆也陛下察敵之兆而預計之機權在中應變在外陛下舉能辨此願戒小大之臣勿為媮怠而已杜牧曰國家大事小臣不當言臣與牧同一罪也惟陛下幸赦

九華集卷五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九華集卷六

宋員興宗撰

奏議

請侍讀疏

臣嘗謂論道三公之職分也不得其人則虛其職是以三公無官後世備論思之學稽論道之意獨講筵之官似之傳說戒高宗曰王人求多聞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說欲勉其君執古誼以御今世其人雖商之大臣其詞則講筵之體也恭惟我祖宗神后式嚴是選自從臣而擇有望自初見而至畢講既命之坐又賜之

宴其意以為尊經樂誼不如是則善敗之鑒細大之事
將有壅於上聞者矣則是可急也以九重之深上司萬
事之柄衆職之微有不敢行有不得言獨宰相可以輔
行臺諫可以輔言不幸而言之未至行之未及其從容
暇豫之際意旨畢陳幽隱畢達天下不於講讀者望之
將誰望乎昔李淑侍讀仁宗嘗言曰觀唐室召見近侍
講經本欲因事立訓鑒往知今人君多借是名與近臣
談議政事耳在我真宗時則有若馮元賜坐已竟亦多
詞問蓋宸居秘邃深防聞聽之壅也淑之言非惟識祖
宗之意亦得數開講筵之意真知侍臣體哉厥後歷聖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相紹風流相形美政事多自講筵發之而司馬光呂公
著蘇軾之流以此名一時而耀後世則又講筵德誼之
老也可無念哉陛下天資睿智動法祖宗前後建置講
讀之官誼至篤也然臣尚恐侍臣循循一本舊習正先
儒所謂案旁講經數行而退如此彌歲所益幾何是不
可以宿戒也況今天下大務可達者甚衆陛下所恃者
民也今談利之士巧飾百端指無為有是顧身而不顧
民陛下所扞國者軍也今將領之人大率肆欺是顧家
而不顧士陛下所恃為俗者士也今衣冠雜襲避礙一
律是好諛而不好直至使上薄陰陽乖戾之積連雨併

晦陛下振發威勵既流賊墨之將旋竄祕賂之子海內
且稱快矣夫以聖主扶微察蠹其勤類此執經入侍者
其忍嘿嘿負之然臣聞近已得旨自今月乙亥開局除
隻日休暇旦望之外前界大禮講日無幾臣願後殿說
書之日權住諸司引對小事如景祐之詔可乎仍諭講
官須得一經之中擇帝王欲知之事明今日鑒戒之體
如咸平景德之際可乎凡求經意之先後在權政體之
緩急臣願如先儒康定之疏既讀寶訓先解邊防要務
之類可乎若其他又量令展日番令直宿情愈通則義
愈至不拘忌諱用表憂勤此又希世之奇事也賤臣其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敢必哉或謂臣言國家張講讀之席止應故事耳彼儒
者之言使人拘而多畏礙而不通漢高帝所謂為天下
安用腐儒者也臣謂不然天下之所謂腐儒者非特聖
主惡之雖臣等亦惡之人今郡文學州博士項背纍纍
沉議惑疏秉筆相輝者是已國家念與為治陛下豈少
此等哉若夫更擇通儒一二鋪張仁義之治統臣謂雖
百世不可易也孰與左右便嬖之言出於愚誣者乎昔
魏徵勸太宗行仁義封倫笑曰徵儒生也言安足用其
後徵言果皆施行唐是以有貞觀之治太宗曰此徵勸
朕行仁義也惜乎不令封倫見也然則通儒之所謂仁

義竟何尤乎陛下舉念欲步武唐太宗臣願稽參以此則聖益聖明益明矣況六經決非虛器文武決非異道廣問決非否隔帝學決非小用敷求聖治於此在矣臣言狂僭不勝懇懇納忠之至

風俗議

臣聞聖人於天下之民寬然無所不愛彼無所不愛則宜其無所不教也天下之人油然而生林然而羣方聖人之未作教化之未敷性或淫而傾情或暴而放其始非能周旋曲折而安於禮也雍容和易而安於樂也純一不移而安於信也質直通明而安於義也聖人憂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有道於此驅天下之人潛納於其中銷其冥頑之資而制其暴戾之氣使之雍容溫厚由於禮樂而歸於信義雖千百年而俗不變世雖衰弱而民必歸厚三代之風例皆如此彼亦何以至此也則教之使然也臣觀其時朝廷鄉黨閨門之間雍雍穆穆其訓則五常六學其分則士農工商其衣則黼黻文章其食則籩豆簠簋其治則井田五刑其進取則學校庠序其宴飲則鄉射齒德之分其野祭大蜡則有歌鼓之節朝會相御之禮一揖之為安而三揖之為尚再拜之為簡而百拜之為尚是其上下紓徐不迫之態形於日用之間而舉不以為難

者自後世觀之三代之君民教意煩勞得無迂闊而不可用歟不知禹湯之君惠顧元元其導之深習之熟禮樂信義便民而無蹈浮薄者其權固在於此也嗚呼此三代之所以為治周孔之所以為言而當時所以為俗歟及秦之興暴而不親刻而不舒非笑先王之六藝破壞聖人之藩墻天下之士民相與從事於迫急慘酷之法不復有三代中和容與之態悲夫秦世輕為天下而壞風俗者乃至於此哉漢室之興公卿上下知斯人憔悴而難與為治也遂欲振之以安謐示之以不競其後搢紳喑喑和附氣益不振故始變為阿諛之俗東京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士懲前世之禍起於柔懦而不振也中世以降奇言過行多矯激以振之故東京再變而為矯亢之俗矯亢而不已故激而為變者必出為三國之惑亂三國惑亂而不已故激而為變者必出為兩晉之虛無其後則愈激而愈變俗愈流訛至唐猶未有所底止也惟我國家列聖相嗣斯民坐解凋弛陶染忠厚故太祖太宗以至仁宗聖言自日出足以聳動天下亦三代先教後懲之俗也陛下臨御以來每於民風尤所加惠比採羣臣之言戒奔競去苟且凡有以涉教化者無所不用其至矣德肩三代道並祖宗信其無憾也然臣竊窺遠邇之間習

俗久染猶有未盡革者是則官吏不能盡敷德意之過耳且如巨藩劇邑克民大姦豪斷鄉曲挾持官吏州縣恐懾則弭首而奉之橫欺小民長其頑嚚此一俗也姦人誦法如誦詩書以教唆為養生以鼓鬪為樂事良民怯畏蓋亦坐是此又一俗也士人以干擾郡縣為資身官吏以販貨道路為得計漸廢廉恥不知紀極不知聖哲在上豈容如此此又一俗也糜金之工肩摩不息暗銷之匠踵接不已奇異之貨夸尚相仍權量出入大小盡變巧詐敢爾是官吏不戒約之過此又一俗也凡此四俗州縣尚未盡革而川峽為尤甚也陛下高拱九重不能盡敷德意之過耳

議虛額疏

臣聞天下有經常之法有權宜之法何謂權宜之法四川折估是也蓋常法則可以久行權宜之法雖可行而不可久久行則其法必弊若從其弊而漸革之則其害乃可去也臣請言四川折估虛額為四川宿弊之說蓋折估之始起於趙開之申謀開常言鹽酒為四川之利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因民所產定為官課郡縣之間鹽戶酒戶有上下之不同故納錢納引有多少之不一方其設法之始均科於蜀蜀中地力甚全民力甚裕是以開在紹興之初雖川陝多事一跬步而能運百貨一咳唾而能濟三軍非開之才獨能辦此當時蜀產浩繁亦有致此也譬若少壯果悍之人使其負百斤行千里雖日行而日不蹙蓋其筋力足為之用也自開之後利源漸廢蜀之有司既無開之才惟效開之短鹽利則累年而必取不知地力有時而竭不可以必取也酒利則拘數而欲敷不知酤賣有時而微難望其畢數也譬如華顛癯老之人復欲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責其負重而行千里以同於少壯其果能勝乎臣見近時蜀之有司無術於此惟出苟且大則施刑禁小則行笞箠彼知為已取民以逃責不知為朝廷遣責以愛民其用心果何如也是致比年四川郡縣之間鹽戶酒戶貧乏可念或有戶竄而名存或有力均而額重或勒鄉里承煎而首尾俱壞或預那僭撥而前後皆貧或委吏推排而吏又不公或誘人渲洶而仍增新額凌逼萬狀其弊無他有司務趁折估知取其利不見其害故也至最甚者驅催不足累歲闕陷遂積虛額額則虛立而長在錢則從何而可追蜀之有司日移一令月行一牒多

許所欠州軍通融補撥舊欠然諸州官緡各有定額臣不知使之通融者以何窠名令之補撥者以何物色有司心固知其不可但昧心而力行之爾賴陛下至明至哲照見廣遠邇者下四川總所增造錢引三百萬以備虛額西民間之式歌且舞此聖主欲割費使民大除宿蠹之秋也然賤臣尚恐蜀之有司猶暗大體簡忽詔旨雖今有除放之文恐蜀未遂蠲減之利臣愚伏望陛下特命中朝剛果開亮之臣外稽軍實遍約吏費別總四川實支之數使逐歲所取合所用所用合所取如此折估可以議減虛額可以漸去也然議者必謂四川實收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數不及實支之數是以難議臣請得以難之蓋四川諸處未嘗無濫費特患未節爾有如諸司送往迎來折送多至數千緡者府州諸色頭子諸州賍罰輒入公庫亦有至千百計者郡縣籍沒田產郡縣闕額職田大郡中郡歲月亦至數千百計者其他浮泛之用不經甚衆曷若減此不急之用而補虛額之闕急者乎浮費一減既補實支之闕補雖未盡亦少濟矣萬一朝廷續有給降四川錢引尤大惠也況陛下既得剛果之臣體訪浮費削去冗目又稽軍實何慮虛額之不能減乎又前日頒下三百萬之數併乞分令成都等路州縣從某年至

某年並與鹽酒戶各減實數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庶幾民間通知逐戶均減名下所欠不致諸司州縣臨時欺隱依舊含糊有分俵催科之弊也兼乞令蜀中逐處州縣各納實收實支之數于戶部四川總所又併納焉其諸司自令復有苛刻於實收外增加取民者請論如法若因敗州縣自紹興之初雖係折估實收之數元額日漸不敷者亦乞量與捐減如是則事出朝廷恩洽四遠矣

議冗員疏

臣聞古之聖人知民不可以獨治故因民而設官知吏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不可以泛命故量官而置吏使天下吏稱其官民安於吏用一人則百人勸登一吏則百事治事任至簡則員不容多擇吏最精則士不容濫一吏去則一吏補材業之相形小大之相勉外郡之官闕則選之於士民省部之官闕則選之於外郡至於禁從以上次第選置其材愈高則其用愈達職業一定無有泛濫之虞三代漢唐之初所以世蒙其治吏安其分者由此之故也逮至隋唐之末風俗寢流廉恥墮壞天下之吏紛紛沓沓上設官者不已下求仕者亦不已凡有司選部所集如聚鵝鴈填咽滿前因資除授有司不敢措手於其間雖欲察

其賢否賢否恐未易察也臣觀唐末此弊頓甚百官泛濫有試銜有設官有兼有守有判有知聯絡輕重任法如此其不齊也用以進士用以制科用以辟召又用以雜科流外與夫自薦鬻爵之名縱橫錯雜入流如其不清也彼以任法之不齊入流之不清雖使左稷右契如銓掌課一旦欲去冗之弊臣竊見其難為也而況隋唐拘拘不變者乎恭惟國家奕葉載德太祖太宗振刷海內真宗仁宗法而效之累朝惟以賢俊為急不以除授為私太平興國初朝官班簿纔二百人至咸平初止四百人天聖元年漸至千人夫以四海之大設千員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官當時猶病其冗故先儒李淑謂明道已前選士一歲入京官不過數人祖宗欲革冗濫纖悉如是真為萬世法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明照羣臣嚴束百辟一有駕緩不職之吏投間置散此聖意欲除千載之惑而大驅吏蠹也然銓司諸路每一官闕猶不下數人爭之大抵仕流尚冗人皆見任子之泛皆病進士之濫皆患特恩之廣心則知之不能出口何也恐一言則怨者衆也然臣子之義可以利國者不卹怨言先儒范仲淹嘗奏疏於仁宗皇帝曰冠蓋塞路簪紱盈門謂之賞延無乃太甚願與大臣特新此議仲淹以任子之制不少加裁節

則吏源卒未可清也臣願朝廷略稽仲淹之節任子損其制可乎此言行則一冗去矣先儒李淑嘗奏疏於仁宗皇帝曰取人既廣則求學益踈願啟封閣名兼採聲實約今歲吏部闕官之數為來年進士入等之準是進士或至泛濫則實材未易致也臣願朝廷略稽李淑聲實之說可乎此言行則二冗去矣先儒蘇軾嘗言於哲宗皇帝曰吏部以有限之官難以待無窮之吏將來特奏名止乞量行收取其餘不理選限是則特恩積弊不去則僥倖或有未懲也臣願朝廷略行蘇軾量取之說軾之言行則三冗去矣凡是三冗皆吏道之大冗也今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朝廷既以漸革之則吏亦漸省矣吏省則遂可以省祿祿省則又可以省費如是則薄海郡縣凡在仕版漸不紛雜不逃陛下指顧之用也昔唐太宗定海內官七百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士足矣唐太宗聰察之主猶且如是況陛下天稟聖智倍萬於太宗者乎願陛下一加採擇則海內之至幸也陛下邇者已詔有司加意選事外鈐吏姦如銓曹之門隱匿闕次引例異同摺據小節之弊已漸削也若更少清入仕之門於此至治果日月冀也

九華集卷六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九華集卷七

宋 員興宗 撰

奏議

議功賞疏

臣聞所謂大臣者任法不任私所謂常人者任私不任法蓋天下所以治者法也所以擾者私也法既立則下無自而私私既勝則法無自而振國之號令且視此為屈伸矣三代之初因人之功罪以為黜陟當賞而賞當罰而罰故受賞者無不勸受罰者無不懲昔武王之為周躬履天下之籍有未下車而賞之者蓋於封墓式閭

之餘遂起列爵分土之事使人目擊而心化武王之於
功賞何至切切如此彼以鼓舞天下之術誠莫重乎此
也是以賞之所在以為則成以化則勸經曰崇德報功
垂拱而天下治若安靖之初而羣功不報臣恐武王無
暇垂拱爾此所以經營曲當示天下牢固不拔之具歷
世三千載祀八百咸以是也傳曰祿賢不愛財功賞不
踰時武王有以得之矣恭惟國家世載明德太祖太宗
之威福兩柄如春如秋不吝高爵重賞網羅真材實用
如雷有終在蜀尚給功帖七千逮至仁宗皇帝遵而行
之若賜曹利用則有據功遷補之詔若賜范仲淹則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空名宣劄之補天下之士皆悉力以衛其上當時非特
可以氣使殆可以名劫也今陛下天錫勇智之資又傑
立於至治之世繩諸將以法度明諸軍以紀律又以賞
功為最邇者命有司分為三等凡諸處保明歸義立功
將士量功給還其資臣觀聖明威令超卓智者思效其
謀勇者樂致其力縱橫施設無自而不可此實希世之
遇也臣愚尚恐邊遠之地軍吏出入未盡依得朝廷元
降賞罰之格萬一有淹遲啓倖之人寃抑無告之士乞
叅以熙寧之詔意示之可也先是陝西宣撫司申諸路
將士未依賞格者詔定立功將士應合酬叙之人令主

將對衆叙定務從簡速將士有功主將對定既畢明具姓名申奏不得以隨身牙隊及親戚牙隊移換有功之人致抑壓可賞之士如士卒顯有勞績為人移易者為人抑壓者許經諸處自言如是則功者無所寃倖者無所得此賞功之本誼也今陛下明詔在前既盡其凡其餘指顧即定矣臣觀近來陝西死事之卒主將非不欲優恤而諸司目顧纖末死事未滿旬日有先閤其請受者未滿數月有不受其告訴者彼有司但識斗斛之積為得意不識明主風勵士卒本意也臣愚併望朝廷申明舊禁凡死事之家至半歲或周歲然後始住請受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許家之壯丁或家之至親一名填刺亦庶乎知朝廷德意寬大也

議國馬疏

臣聞固國之方在於置衛置衛之實在於市馬使四邊得才幹之吏有司有責實之政馬何由而不衛何由而不備雖因古之法時增損之臣亦以為有餘矣蓋五代之末監牧多廢官市多闕國馬遂不蕃庶自我國家之興遂大葺治每歲遣使多方命官太宗皇帝興國之初詔市一十七萬咸平已後其政大修諸坊諸軍積至二十餘萬飼馬兵校多至萬有六千人至芻藁亦近七十

餘萬標占坊監亦總四萬餘頃檢示牧事纖悉至此可謂備矣雖周之初設養校之官多牧度之職亦不敢望吾祖宗之世也恭惟陛下豐德大業隨弊指顧應時寧一如川秦牧事尤切加意務選清強之吏遠以莅之此乃國家總核之實也臣固蜀人曾吏牧司市馬四方躬見其事敢為陛下言之蓋川秦所分市馬之地陝西則階文西和等州四川則黎叙南平等處每處置務每務置官內陝西只就宕昌博易至要至便然臣觀川秦博馬之物不過數事有錦有茶又有紬絹陝西則多用茶而少用錦四川則多用錦而少用茶隨其所需有無相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濟是宜良駟來者接踵然招誘無方間不得人蕃客不至馬額漸闕何也市馬者數病未去也陝西買馬之物惟仰茶貨蕃部既已馬中一旦得茶或乏旅費依舊以茶當緡前此監吏漸與收茶支錢時時稱提自重其貨邇來不能矣茶貨一輕何從致馬此一病也茶自蜀中出關經興利等州然後漸至宕昌蓋近二千餘里鋪兵沿路摘葉代茶雖有明禁無由遏止以至博馬之際蕃部多方退難此二病也市馬必置門戶之人蓋猶中國之牙儈也假如良馬一駟直一百五十餘千則必中賣二百以上貫門戶之人及本務吏胥之徒四分取一官

失其貨私取其利此三病也馬司下賣引所市絲織錦
分支機戶及其市錦分料三等馬司出上等之錦價多
得中等之錦色蓋胥吏與錦戶有無相通暗相資取錦
物既惡折博艱難此四病也市馬之初雖曰羈縻遠人
見馬支物然而不至如近時監買不職以病為壯以短
為長以齒多為齒弱如黎雅等州至馬司未滿千里每
遇送網不乘不騎道死相望況更萬里網運其可保乎
此五病也臣愚伏望陛下孚照上項川秦市馬五病嚴
諭牧司自今四川胥吏牙僧舖兵之類一復犯此乞罪
不貸使折博之物無不良監買之吏無不職則蕃部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馬無不至矣臣又聞議者且欲更張從夔路水運小臣
未知信否也其大利害小臣固所難窺然天行莫如龍
地行莫如馬今欲水行似違其性也昔歐陽修嘗言蜀
中珍貨貢物多不出三峽蓋峽水春夏湍悍有什溺之
憂惟羸惡之物則徑從三峽人亦多視為棄物也馬政
國家之本官吏其敢視為棄物乎或者謂國家近時輕
賫網運尚從此路不知網運或擔或囊盤灘避險臨時
般出措置非一經從鳥道亦似無害羣馬之來其積如
山固不可由犖确之徑灘險又終可保乎又夔路深山
最為窮薄錢糧藁草未易嘗足驛廩卓棧未易創置兵

人牧卒遇小州縣未免騷瀆恐約束未定慮在歲月之後也小臣無知竊以為荆襄之路未有大害未易更易臣願朝廷紬繹而察之臣愚知貢誠天闕因言川秦市馬五病其終敢輒及此惟陛下裁赦

議征稅疏

臣聞上世之法簡後世之法繁前世之吏朴後世之吏姦上世法非欲簡也民純吏朴有令即從有義即服法不得不簡也後世法非欲繁也民訛吏姦令之未必從聞義未必服法不得不繁也夫以朴吏而奉至簡之法一有不行之必易為力也以姦吏而奉至繁之法終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歲欲行行之亦難為功也昔者有周之初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天下日用之物不征不禁故物以通流而國以足用此文王造周之始其國非特輕其征稅且又無征稅也至成周之時吏亦少簡民亦少繁故當時太宰之職有九賦以斂財其中有曰關市之賦及山澤之賦及幣餘之賦此即近世州縣商稅一切用物所存物額之類也當是時周公相周知民吏益於前世其法不得不繁其吏不得不選故周公之於周官雖文武關譏不征之事有不能行者相時之宜經略世務故也且周公之時也不能盡行文王之法而欲後世盡行周公之

法可乎但漢唐之世多不能遵用中制以法周公之遺
意科目繁多漸成橫斂故有稅算緡稅雜物稅間架稅
六畜之類見於前記以為世戒臣亦不敢并舉也惟我
國家創業之初一洗前代之弊是以太祖皇帝動守經
常凡為國苛賦橫稅尋即停罷聖子神孫守為一定至
天聖中有司以乏用請稅緡錢仁宗皇帝謂泉貨之利
欲流天下今輒稅之可乎則祖宗之於民稅不特常慮
之又常欲輕之也今陛下志勤道大節用簡取無日不
行卹民之詔無時不下此即祖宗用心文王用心也然
今日郡縣稅務多與州府通同尚皆不遵憲度自為一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已而殃物不為朝廷而變物臣敢以荆湖三峽論之荆
湖三峽皆邊大江自當百貨流通而近年以來蜀物少
出南貨少往四遠之利未敷用物稍致闕乏何也蓋稅
物之六弊所至也三峽荆湖所過稅務不問南客貨物
之多少輒欲加等重稅敷攤逋負此一弊也公道千里
武夫小吏以為監官豪奪暴取設弓羅箭如待寇至此
二弊也本無稅物監欄一面虛喝謂之花喝南客辨爭
則不可欲去則不能拘留旬月自然聽命此三弊也商
客類至專欄預行資覓多得則稅輕少得則稅重輸官
之物未至而私遺之物先達此四弊也監專有私取之

數異乎赤歷之數僻鎮外縣卒難考稽所得在私所虧
在官此五弊也在州則知州以稅務為鷹犬在縣則縣
令以稅務為肘腋百色呼須暗行賠填是致稅務苛刻
州縣不問商旅無訴此六弊也夫此六弊不之去則稅
額未敷其坐此乎今臣之愚欲望朝廷明詔荆湖三峽
諸路申嚴法禁大革前之六弊仍令諸州遞差清強官
兼行伺察離軍武吏未曾親民及經諸司保舉者願勿
補衝要監稅之官專欄暗覓及輒以弓箭恐嚇商旅者
乞罪不貸行人稅物並許依約國家元法如稅務敢以
少為多以輕為重被客人首告者亦乞坐之如是則物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易流轉郡縣遍蒙其利矣陛下德高天下此言雖小在
陛下聖世一事之可察度聖量如天必兼納而博採也

議守令疏

臣聞古者天下之勢分寄於列侯今者天下之勢分寄
於列郡古以一侯守一國今以一吏守一郡其賞罰政
教施為措置皆足以繫一方之利害外邑則古之附城
也縣令即古之子男也大小相貫職任不淺守令其何
可忽也兩漢之治惟此為急能吏所在近即近取之遠
即遠取之才業俱備名實相副是時百官有能然後為刺
史刺史有能然後為郡守公卿者又選郡守之有能者

也郡守不輕其付至於如此若乃縣令之取其法類是
孝者廉者諸郡則奉之才者賢者五府則辟之既久而
後進既試而後用初用則以為長漸用則以為令故其
士民已信其人蒙其化是則兩漢縣令之輕重亦猶太
守之輕重臣嘗反覆窺兩漢之冊不見其輒輕此職也
嗟夫自唐中葉以降太守之職寢薄矣齊民寢受其病
矣若進士者多以不根之文決科十數年之後則得之
任子者多以乘肥衣輕之餘遊宦十數年之後則亦得
之將吏者多以泛泛奔走之勞十數年之後求諸邊郡
則又得之夫以取之之實既異於古進之之途又多於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古是以若此其無別也雖然數百歲之後一遇聖制此
弊即可滌去也恭惟陛下思深道遠聽覽明備天下之
舉無不矚而况守令最為近民者乎臣竊聞道路之言
邇者凡守臣過闕廷陛下必察其辯智以驗其才問之
政事以覈其實退又咨訪以考其行陛下丁寧加意牧
守乃三代命侯之意兩漢不足進于陛下之前矣然臣
竊觀今者州縣守令未盡仰認德意勵已修飾此則諸
路銓格之病也蓋銓司及諸路務拘一定之制凡知縣
兩任例闕陞通判通判兩任例陞知州吏以資而授其
官如人受雇而計其直一有不與恐其怨咨是以昏懦

不職之徒養資以苟延歲月遂可因循而望州郡如此之類前後不可槩舉彼以非才得州郡於莽鹵則其治郡亦必出於莽鹵得縣道於苟且則其治縣亦必出於苟且臣見比年治郡之吏間不得人多僕役其境內或貪送迎以自尊或徇燕遊以自適或指宣布為虛文或以苛斂為善政縣令之弊與是相等壯者則欲苟免而亟去老者則欲苞苴而緩行一邑之間簿書有不精者吏胥有不畏者徭役有不均者鰥寡有不恤者是固先儒之患矣仰賴陛下深察之弊通者聖旨令諸路守臣體訪部內知縣或有癘病老疾之人申取朝廷指揮改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差岳廟如貪賊暴虐者亦奏聞取旨當議罷黜聖謨洋洋縣令殃民之政自此庶少革乎然而臣猶慮州郡大吏猶有囂然不率者欲望朝廷更加精叙始則嚴其選中則督其課終則觀其實而郡縣庶幾畢理也蓋諸郡通判一有不才不敢自用郡守可以制之郡守之才加以自用通判無如之何矣臣愚伏望諸州通判闕陞知州自非卓然有顯異之跡曾佐某州建明某事曾佐某官能去某弊雖資合入郡既無此功又無平日行義郡國之符不宜輕付此臣之所謂始嚴其選者也監司既以舉刺史守令為事若守令非有常之績與不可掩之

罪監司能舉能刺則宜同其賞不舉不刺則宜同其罪乞朝廷常令監司課守令又令御史課監司用力少而見功多總覈名實在陛下指顧之間決無難者此臣所謂中則督其課也昔張九齡常於郡守之能者宜擢為列卿縣令之能者宜擢為臺郎陛下比嘗召擢能吏矣聖意廣遠自超古昔臣願益充而行之臣又見四川等處中有繁劇縣道最難治者不下數十累年闕官非故闕官也吏不敢為也伏望朝廷令四川條具繁難縣道合有幾邑幾年闕官能吏如願調者一任無過乞與特轉一資如是則劇繁之邑有才者必不辭無才者必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至於終歲無闕官曠事之弊矣此臣所謂終則觀其實者也夫以守令不職擴陛下日月之明赫然臨於其上又因是三者勸懲於其下臣將見郡縣畢治矣臣言雖若尋常然細慮之治本實不過此陛下亦必樂聞之蓋聖人常有父母斯民之心無一日而不在民故也

議節財疏

臣聞天之生民以君而司牧之故君人者養民者也百吏者推君之令而同養斯民者也民者蒙君之愛養而出力以事其上者也上既育物以養下下自勉力以事上則上下俱利矣臣觀三代之臣率多節已以愛人故

人常有餘隋唐之世率多取人而徇己故人常不足財力至此非獨時之弊法之弊亦由乎用物少節之弊也用物少節則知出而不知入知求而不知約無為後日之計者此陸贄之徒所以有裁節之說也臣請舉小以喻大今有一縣之令下收萬家租稅之額稅有諸司期會之迫善為令者必先示以間暇預計所入之豐約以權一縣之難易內決於心外集於事早夜思之曰吾邑歲入為租幾何為緡幾何每月合趁辦者是何色額合裨補者有何事件夫如是則官緡可以及期雖至期而足手不亂是其慮之先定量入為出之說也若夫不善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為令則散端散亂當後而先當先而後所斂之數無定期所撥之物無常準縣必不治事亦隨闕然則天下之財果在乎預計之節出之所謂驟取而濟用不若謹用而緩取之為易也多費以臨民不若愛民而費省之為愈也悠悠千載於此清而革之者則必存乎其人矣恭惟陛下即位至今道肩三代始則罷四方羨餘之入又嘗減諸處浮游之用賜予羣臣莫不有節塗金飾翠莫不有禁陛下愛民謹用之事躬行既有方矣然邇者軍旅之後州縣一歲之用纔供二歲之用未暇乎三歲之積也吳蜀之產各供吳蜀之用未能為江淮之助也豈

諸路監司郡守知取而不知其術乎陛下比令逐路求
省費用講究實有可革弊事聞奏無事文具諸路終未
有卓然之說上當聖意者小臣其敢默默也臣於前二
議嘗指陳州縣廂軍之冗及吏員之冗是最害財之大
者若州縣員闕合有樽節去處自今乞為量置如一路
兩轉運添差鈐轄之類是也吏俸歲入千緡上下減百
吏則異時歲減百萬緡矣此一利也諸軍逃亡而額存
有虛為請給者廂軍羸幼不堪衆役有濫為請受者異
時兩項並覈其實以百萬之衆淘汰一二萬不致他慮
矣若以二萬為率他日一兵歲減百千一年即減二百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萬緡矣此二利也吏既有俸又有職田之入聞朝廷大
議借取三年而用之其實可以減之也此三利也江淮
禁銅鐵越界而四川鐵錢既已應副准上有司宜盡力
不辭然今蜀中所用鐵器多是暗銷鐵錢願更申明此
禁亦救四川錢荒之一耳此四利也如四利既講則浮
費可以日削國財可以漸裕陛下躬行堯禹約已於其
上有司遵法覈實於其下其又何憂臣觀太祖太宗之
初南得荆楚東得并潞其費百出所以優贍不乏者竊
迹前事大抵兵不冗員不濫用不浮故也先儒范鎮嘗
言於仁宗曰天下大計宜常較出入常定經制願詔大

臣使具太祖初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太宗時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真宗時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與今賦入之數官之數約取中道以立經制十分為率以幾分給兵吏幾分給郊廟幾分備水旱為之十年則可以至治矣凡鎮之說即臣量入為出之說也伏望陛下不以蟣虱小臣之言特賜聖鑒使臣前項所述四利稍見記錄雖然爝火居日月之旁爝火為不明庸言陳聖哲之前庸言為不知陛下天日之照如此尚何待小臣之說也傳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臣是以列此也

議軍實疏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臣聞天下之慮不在於軍而在軍實之不練軍實之不練猶無軍也練不精猶不練也不練不精有司乃憂軍冗而欲去是却行而欲前也三代之初兵本於農農出為兵以農之有常數故兵之有常人一家各備一卒之用其有老者有疾者有單丁而無告者皆不役於軍及其有事官非役指衆之家即役少壯之士其勢截然如頭如足如臂之相衛開闔進退無不在我國未嘗養無用之卒故卒甚精庫未嘗出泛濫之費故費甚省此三代之際所以綱紀四方百守而不全者率用此道也管子治齊始變周制使都邑異鄉使兵民異處國中

之士為兵故兵不與農鄙野之民為農故農不知役管子之慮至此僅能謀齊而已甚非先王之故也然當是時合齊國之士孰能鄉長之法一軍不過一萬三萬即為全軍桓公用此以高步列國使諸侯弭耳聽令者猶以齊之軍實教之不繁而擇之不冗也秦漢之後事大變異矣兵卒皆以募效用致官居有營伍之制動有尺籍之拘最後又有黥墨之記彼一市其身於縣官雖老雖單丁皆終身而不得去若有司一旦欲去之有司為少恩矣昔者嘗聞之先儒曰兵自二十已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勇銳犯堅不過二十餘年若廩之終身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則是一卒二十年無用而終食於官也自此推之則養兵十萬五萬可去矣屯兵十年則五年為無益之費矣誠哉是言也臣觀秦漢以來兵冗而惰者常危兵練而精者常安如王尋復百萬於昆陽符堅役百萬於淝水素紹役四十萬於官渡哥舒翰役十數萬於潼關彼其中安能無老弱錯雜之卒又臨以好戰之將使斯民無罪而就死地者無怪也殊不知威武本助文德聖人使紀律常嚴賞罰常信則人人皆育育矣雖休息已足張其軍威何至於多且冗也恭惟我太祖皇帝櫛風沐雨既定禍難四方又安取斯民而撫摩之天下備禦之卒

不過三十餘萬郭進李謙浦之徒屯戍一方多者五千少者三千而已及太宗真宗皇帝軍額稍舒亦不過四十餘萬仁宗皇帝之時屯戍西方范仲淹歐陽修之徒已有減汰之說矣皇祐中文彥博一言減保捷軍凡三萬五千歲省二百四十餘萬此皆祖宗之成憲也今陛下天聰天明法則祖宗常以招募精勇外謹屯戍為居安慮危之備以勵諸將德至渥也邇者令將帥招填務閱精銳頒申樣製務令備具粲然統記文德之助蓋已肩於三代矣然臣竊慮逐路諸將循例畏謗冗散未去精勇未填此不可不深為之謀也臣觀軍興以來諸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寄名挂字身居市井實不至軍其額尚存臣不知其幾人也闕額未填旋有亡者又有逃者軍吏未行刊落主將亦多猶豫或半匿而不申或時申而未盡臣又不知其幾人也老者病者請給之法自當減半今則庇覆濶亂終身廩之其無歸者官自當給其原歸者亦不得去至於老幼妨占軍額臣又不知其幾人也如是三冗悠悠皆有可慮諸將軍實豈能得其實乎假使一年三萬每一萬五千人若實覈冗病死逃者一千人三萬則為冗者二千人矣推諸路言之若有十八軍則共為老弱等二萬人矣一兵歲費百千一歲則為二百萬緡矣其

間實有願歸者軍吏略與賙給亦非傷恩者也況陛下身同堯禹節用勤身諸軍必不容暗冗之病臣嘗走邊為吏具得所見悉其如此不敢誣也臣愚伏望戒勵諸軍敢有竄匿私名以亂軍實一切禁之軍若有逃有亡軍吏不即刊落其私入者今後並許陳首與指其罪不首則朝廷自有明法諸軍老病衰弱退有所依願為民者亦宜聽許若無依倚則方給半分錢糧上不失恩下不失所此則兵之三冗可以漸去也臣又觀四川等處廂軍至濫夫廂軍者有事則可以備禁軍之闕其可太濫乎今諸處多刺孱弱或刺羸病一家至三卒或至二卒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止為州郡威儀而已間有無狀之吏終歲私役那借則謂之差出之卒逐月納工匠事藝終身避免則謂之事藝之卒朝廷置兵以衛民今之蜀中乃以蠹民患至深切君門萬里何從知之此賤臣敢為陛下申言之也臣今併望嚴賜聖旨如四川等處廂軍年十五已下強增歲月或羸或病以欺州郡自合並許州郡精加檢察然後入籍諸司諸州軍以事藝工匠為名吏或受取並乞以賦論如是則天下之吏不敢自私天下之兵不見冗濫各為徇公固本之計濟世之急務臣未見有過於此也

九華集卷七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